



論語說部

四
卷

口 12
3115
4止



3115
4

翠園

論語說

郭

小島
氏序

顏淵毛奇齡曰夫子是語本引成語春秋昭十二年
 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
 嘆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
 其辱于乾谿據此則克已復禮本屬成語夫子一引
 之以嘆楚靈一引之告顏子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
 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已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者自
 也何嘗有已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稽求篇○按大
全憑厚存說共此同
 師說曰兩為仁語意稍不同上為字輕看做謂字左

使克已復禮仁也。不着為字，可見下為字只是着力
做去。

司馬皇侃曰：死生富貴皆稟天所得，應至不可逆憂，
亦不至不可逆求。故云有命在天也。然同是天命，而
死生云命富貴云天者，亦互之不可逃也。論語
子張不行謂譖愆，雖巧不得行之於我也。義疏

馬融曰：膚受之愆，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論語
皇侃曰：若巧相訴害者，亦日日積漸稍進為知人
皮膚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覩不淨，故謂能
訴害人者為膚受之愆也。論語
義疏

棘子惜乎至君子也。為一句。論語集解是也，只是論
第君子也。如此解

哀公毛奇齡曰：若其君微之意，則後漢陸康傳曰：微
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舊註引鄭
康成說亦只云微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惟周禮匠
人註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語
謂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云合郊
內郊外而通，其率為十，取其一則微之為通，亦只
是通貢助通內外共通行天下，諸通字立義已耳。
稽求

子張 張彥陵曰所愛惡雖主一人但上是開說重兩
欲字上下是實說重既又二字上倏愛倏惡倏生倏
死意上二句已含下二句只是疊上語耳既字又字
只要形容他惑亂意出非兩層困勉
由甫曰主忠信徒義五字勿斷言主忠信去徒義
也工夫全在徒義上而忠信其主本知新
邢昺曰祇過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為
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論語
黃葵峯曰片言猶一言耳以見不待多言也知新

朱勅尊曰論
折服讀折為制
義經考

朱以九曰折者折服之折

孔安國曰宿猶豫子路篤信也恐臨時多故故不

豫諾論語

子張 皇侃曰身居政事則莫懈倦又凡所行用於民

者必盡忠信也論語

子張 鄭申甫曰聞者自外有聞也從耳邊來達者自

此達彼也由心中出聞達二个字義認得透使曉得

誠偽知新

色取仁色是外貌粧飾不但顏色

日嘉其遊息不忘養心解

第 禁 遲

同仁 毛奇齡曰：樊遲未達，知也。謂知當不止知人也。
舉直錯枉，能使枉直，知人若是其大也。毋易視也。遲
向子貢，述其語，仍疑知也。謂知必不止舉錯也。富哉
言乎，富者廣也，大也。仍曰：舉錯如是其大也。毋易視
也。措求

論語說部

子路

子路何灼膽曰：無倦是訶其請，非益之也。無蓋禁止

辭。義門讀

書記

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論語集解

毛奇齡曰：先之先民也。勞則勞誰乎？先仲氏曰：經
凡之字，俱有所指。孔安國解此謂：先導民以德，使
民信之，夫然後役而勞之，則兩之字，俱屬民解。且
此是聖門習語，如夫子贊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

温公言出于通
鑑周王侯晉三
節

勞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也稽求

分分莫大於名是也孔子曰齊景公曰君之臣父

之之子之此正名之說也四書

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之物之得其理

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

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夫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

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溢利及小人刑過則

法福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

之人則民莫知趨之路矣四書大全○蔡清四書

朱幹尊曰鄭康成本注作于往也經義

舍存亡者也

吳氏註甚賜節樊遲皇侃曰小人是貪利者也樊遲出後孔子呼名

罵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在孔子之門

不請學仁義忠信之道而學求利之術故云小人

也論語

李南黎曰不如非不及之謂謂不似他也言吾所

業蓋自在不似老農老圃之所業云爾知新

高中玄曰問樊遲聖門賢者何乃作之為小人曰

小人哉樊須也務細事之小人也規模狹隘之小

人也言必信行必果硜々然小人哉固執之小人

也皆君子之流也學者須要識得上

魯衛此篇蓋為魯發魯素尚禮之國也衛詩淫風

豈魯之比乎今魯政與同此夫子所以嘆也

子謂皇侃曰衛公子荆是衛家公子也諸侯之庶子

並稱公子論語

子適李南黎曰富教二字俱從廢之一字如非富加

於庶教加於富也富是與之飽暖安逸教是為之勞

來匡直不必拘註蓋制田里立學校乃開國之初時

事耳知新

荀有者字指國君說

全按速行也
脫小注知新
日錄學子

湛且泉曰何以基月而已可也治法立也何以三年

有成也治化行也法可以速立而化不可以速行也

張南軒曰三年之所成者即其基月所立之規模也

困勉

錄人饒雙峯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四書

大

荀正曰荀誠也四書

丹子有毛奇齡曰譏其譏事之久也蓋朝不可晏朝見

曰朝夕見曰夕又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

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譏事久矣久則多事矣故丹

子推以政而夫子直指之曰其事也若果政則吾亦國老猶將暫聞暫聞之不得而議之若是之久乎此明白正大之誥益非寓言稽求定公胡氏曰幾舊說或以為近古或以為微近與不幾平之義同其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四書大全葉公師說曰躬鄭本作弓名也蓋是人以直顯故人以直字配名呼之猶言狂接輿莊子呂覽韓非淮南以直躬為名下曰黨是黨類非鄉黨燃犀解

顏師古曰或同曰論語云直躬之文據羊注云據盜也何以謂盜為據更有何義
答曰按爾雅云據仍因之書云致據矯度即其事也匡謬正俗
朱穀尊曰直躬鄭玄本作弓云直人名弓經義考

丘光庭曰視其文勢無而子證之之子字後人加之耳按上文云吾黨有直躬者此即據羊者之子也但云其父據羊而證之于文自足如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兼明
趙翼曰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告之上上將執而誅之直躬者請代父死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不亦悼乎荆王聞乃赦之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即葉公所稱據羊之事也而記載不同亦可參

觀莊子盜跖篇亦云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反之該餘叢考

子貢韓退之曰小當為之字古文小與之相類傳寫之誤也論語筆解

師說曰斗筭人秉上砵之字不足篋故以斗筭量之

尤西川曰過宗族則稱孝過鄉黨則稱弟稱舉也

舉行之也非稱譽也知新日錄

荀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論語集解是也中行

孟子作中道之古作銜故誤從論語為是

南人張南軒曰不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四書大全

古今醫統曰精於醫者曰明醫善於醫者曰良醫

壽君保相曰國醫租工珠理曰庸醫擊鼓舞趨所

獲疾病曰巫醫朱子歧而二之似未當也

毛奇齡曰先仲氏曰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

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恒其

德或承之差又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人凶凡前

後所引皆卜筮之事故曰不占而已不占者正言

不可為卜筮也似巫醫為卜筮之誤易卜筮二

字則不占句更較明白然此皆經証偶然無所深繫之言稽求

齋子毛奇齡曰舊註原以說字作悅字解集註所用固是舊註時漢儒復有一解謂說如字即言說也先聽齊講錄曰此以言說定事使也夫在下為事在上為使下欲事上必先覘上之易使而後我事之難易以定顧事之難易全在言說難言者必易事易言者必難事此一定之理也而在上之君子小人分焉稽求篇案刑書疏亦與此同以難說此四者集註似就一人上解是也蔡清曰剛就

體體上說毅就用上說木就容貌上說訥就言語上

說四書皇侃邢昺分為四解非也

皇侃曰剛者性無求欲仁者靜故剛者近仁也毅者性果敢仁者必有勇周窮濟急殺身成仁故毅者近仁也木者質朴仁者不尚華飾故木者近仁也訥者言詔遲鈍仁者慎言故訥者近仁也論語善人皇侃曰夫教民三年一考九歲三考黜陟幽明待其成者九年則正可也今日七年者是兩考已竟新入三考之初者也論語韓退之曰七年義不解吾謂即戎者衣裳之會兵

行舟而後人因之

錄日知

該餘叢考有說

楊升庵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蓋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上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而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白稷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

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為為明證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官離局之嫌乎

揚升庵外集

君子皇侃曰此謂賢人已下不仁之君子也未能圓足時有不仁如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後則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是長也

論語

韓退之曰仁當備字之誤也

論語

為命孔安國曰禘詭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

論語集解

皇侃

疏曰

禘詭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辭則入於草野之中以

死當作苑

創之

或曰

師曰

人也

註謂

猶言

此人也

或謂

盡人道

並求

確余

案人

字上

疑有

脫字

今不

可考

說死

引此

作大

人也

亦未

知是

否

皇本

飯疏

食沒

齒

句無

怨言

句是

是也

盧東

元曰

春秋

有二

子西

其一

鄭子

駟之

子公

孫

夏子

產之

同宗

兄弟

也其

一楚

公子

申則

楚昭

王之

庶兄

也或

人以

子西

與子

產連

問且

與上

為命

節連

記則

必是

鄭之

子西

可知

篇稽

求

毛竒

齡曰

埤倉

曰彼

者邪

也彼

字省

作彼

字而

廣

韻集

韻逐

各收

彼字

在上

紙韻

且各

引論

語彼

哉

彼哉

為註

于是

傳奪

之家

遂謂

魯論

舊本

原是

彼

字而

後小

誤其

偏傍

者然

按公

羊定

八年

陽虎

謀

殺季

氏不

得見

公歛

處父

之甲

賤而

曰彼

哉彼

哉

則彼

本如

字且

陽虎

時未

有魯

論此

必古

成語

而

夫子

引以

作答

者然

則何

可穿

鑿矣

篇稽

求

子路

文之

猶言

陶鎔

之也

今之

成人

斷然

是子

路之

言蓋

是自

負也

節問

案其

然許

之也

豈其

然乎

深許

之也

論衡

引之

作豈

其然

乎豈

其然

乎

考

經義

子為

泰夫

莊

朱翻

尊曰

鄭本

不莊

子為

泰夫

莊

考

經義

子為

泰夫

莊

考

經義

子為

泰夫

莊

考

經義

子為

泰夫

莊

考

臧武以字是有挾據之意

一說曰武仲之弟名為求為後於魯謂請立臧為也

何灼子瞻曰曰字不是他人即指武仲自己藏頭

露尾耳長讀書記

晉文揚升菴曰桓文謠正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

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舉莫大于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論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謠而不正此東橫浦張九成之說殊為理

長集註所言雖二公之事乃其小者余當表出之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揚升菴外集

皇侃曰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論語義疏

韓非子文劫殺臣曰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義門讀書記曰九合若如舊說則其中有兵車之會三本文何以云不以兵車故夫子不從也

毛奇齡曰九合是九數與下章一匡天下一數作

對如呂覽一匡天子九合諸侯王逸註楚詞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兩作對語可驗蓋九數有核實者

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莊十三年

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

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

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實母九年會葵丘凡十
一會正義曰祗稱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減二
也若管子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國語兵車之
屬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
皆合九數其曰不以兵車者言不純乎以兵車也
此則與前九會之說稍有同異然亦可參較者循
篇○佩韋齊韓
聞亦有此說
子貢王肅曰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
成故歿之未足深嘉不歿未足多非歿事既難亦
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

當歿也

論語集解○義門讀書
記曰按此說精當緻密

師曰桓兄糾弟三使無明文可證如荀卿莊周韓
非越絕書史遷劉向皆以糾為兄而程叔子獨據
春秋書法者破治襲之說斷然以桓公之為兄因
以明管仲之相桓無害於義可謂卓有明識不惑
矣胡康侯亦從之
匹夫有二說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
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此一說也風俗通曰
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
作一足今人單衣故言足此一說也

節子言不喪皇侃為喪國解義論是也

案皇本作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久也義論

節陳成二孔子曰皇侃為面對語解義論似是集注蓋

據左傳

君曰告夫三子者慨嘆溢言外

案皇本之一三子句○正義告不可句其言曰孔

子從君命而往三子告孔子曰不可討齊也論語

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

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

之此必因周制鄰有殺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四書

蔡清曰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章果可先發後聞

則夫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此言

不必附集註四書蒙引○案朱胡說不獨蒙引陳

毛奇齡曰孔請討事見左傳陳恒弑其君于舒

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奔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

子之伐之將者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

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

不言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為表

裏茅魯為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謔算私記

所畧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稽求

君子忠心之所暴也。位與素位之位同，富貴貧賤皆

是也。君子毛奇齡曰：其言而過其行，非耻言也。耻言之過乎行也。若耻過對待則言何足耻。行何過且從來無以謹言為耻。其言為過其行者，案里本而字作之亦可証。

方節 徐岩泉曰：賢乎哉，不是許他。夫子謂賜也將以

以此為賢哉。君子之學，只在反己，自脩之，不暇而

何暇方人。註雖亦窮理之事，不是。如新錄

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論語 高麗本亦哉作我

微生 汪拙依依也。依戀依人之意，猶鳥戀枝不去。

朱彝尊曰
鄭本
方作
訪

佞夫子教言如多口，辯佞求合耳。

李南黎曰：拙々非長傷人之謂，乃言其周流不定

之意。知新錄

或曰：以直報怨有二說。依祭清說，理當愛取者即愛

取之，而不念其怨，理當憎舍者即憎舍之，而不避

其嫌，全不干著怨上，是謂至公。四書 引是一說也。依

林希元說，理當愛取者是不當報便，不報理當憎

舍者是當報便，報之。四書 是一說也。祭說為長，林

說猶為私意。

公伯 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使晉殺三郤尸諸

朱彝尊曰
鄭本無乃字

朝殺董安子尸諸市賤者在市也

四書大全

陳新安曰想讒譖也惑志疑心也

上全

賢者

曰辟與隱不同隱則一意隱遁辟則隱之

中而不杲于隱尤有不忘天下之心辟世非高隱

所以待天下之清也

四書然

作者

師說曰作者謂制作之聖橫渠亦如是說夫子

思古傷今蓋與鳳鳥不至之嘆意相類而七人之為

誰何闕疑可也

包咸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大人

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論語集解○案陶淵明全集亦引之

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蓀長沮桀溺

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避言

者也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論語義疏引之

陶淵明全集曰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

下惠少連

一說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子路

閻若璩曰石門是魯城門名

四書釋地

案此說原皇

侃義疏既言之

子張

師曰諒陰之為信默安國之訓固當矣默是沈

靜兼言動默而不言亦只常語非復也

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家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四書大全

曰不言是不發號令四書燃犀解

原壤韓退之曰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論語筆解

曰死休息也至先而傲心猶不肯休息燃犀解

闕黨先生非師也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

會心考曰論語通考謂孔琬與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矣子每孺子之二子侍左右執筆記事所謂

童子者疑即斯人矣

擊俞大父曰說者謂荷蕢譏孔子人不知而不止

孔子故責其果于忘世而不為案孔子歷聘諸國獨于衛而繫磬何也衛自賈輒之亂父子之分蕩然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正名乎則孔子之欲辨其名分也久矣擊磬于衛非無意也石磬々以辨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荷蕢隱者知孔子之心過而聞之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言其闔于夏也磬々石聲也謂于擊磬虽磬々乎有聲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傷

人之不知也。于是又援衛風之詩曰：深則厲，淺則揭。夫以衣涉水曰厲，振衣涉水曰揭。以淺深別之，今衛之父子好名犯分，至成滔天之惡，非可以淺淺論也。子曰：果哉！以其說為然也。未之難矣。天下之事，正之于始為易，救之于末為難。衛之至此，吾亦未如之何也已。

佩韋齊輯

論語說邦

衛靈公

衛靈

病，皇侃曰：飢困也。

論語

是也。家語云：絕糧七日。

弟子餒，病可驗。

邢昺曰：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答，非輕甲兵也。

論語正義

子路

季南黎曰：子路愠見，子路非自愠也。為夫子愠。

朱熹尊曰：鄭本糧作糧也。經考。

也。知新錄

吳孫右曰：子路愠怒之意，見于顏色。

四書正解

賜也然謂為多學而識之者也。非與新問詞曰：今不

然耶。

顧冬武曰：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頤也。而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固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制，至殊也。而曰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

日知錄

甲知韓退之曰：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愠見

無方第

下文一段為得。論語

子張書紳，子張直取參前倚衡之意。

韓退之曰：參古駮字，衡，橫木式也。子張問行，故仲

尼喻以車乘。論語

直哉閻若璩曰：哀九年，晉有史趙、史墨、史龜，史皆官

名，非氏也。襄二十九年，衛有史弔、史緇、史朝之。子史為氏，非如集註云官名。余嘗愛仲尼論史緇

曰直能曲於人猶吳公子札論樂曰曲而有直體

志

鄭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

之理唯曰不懼或不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

言之因勉

子

徐岩泉曰工欲善其事欲字重者必在已有所

欲仁之真心然後仁賢始為吾助不然雖與賢士

大夫游何益知新

顏淵

師說曰為邦不必謂謙辭如周禮大宰掌邦之

六曲詩商頌邦畿千里亦指王者之邦

然屏解
曰則極法
也

徐岩泉曰殷輅周冕自文質得中舉一端以為例

耳非謂殷輅周冕便究了治天下的制度知新

揚升菴曰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

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溢於樂曰淫聲謂鄭

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也失之

解鄭凡皆為淫詩謬矣丹銘

何灼贍曰封建不廢治天下在為邦內謙詞二字

似稍濶遠免門讀

人

遠慮謂思慮審詳及於遠者晉書遠識之遠向

傳

亦同非徒取遠者而舍近小之謂集註蘊說失踈

○ 疑惠字誤

閻若璩曰京山郝氏曰居安而不慮危危即生于
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即伏于治故曰慮不遠必近
也慮者預備非慮慮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
害相倚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救能慮則神
明常醒灼見消息盈虛之理不敢為貫盈履滿之
事競業早圖則造化可回雖氣救自固然而意外
卒至之患無矣四書釋地
節自蔡謨曰厚者謂厚其德也而人又若已所未能
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尊其德而不求多
於人則怨路塞責已之美存手中然自尊之美不

施於責也論語

徐岩泉曰遠怨不止是人怨已雖已亦無所怨
於人矣薄責於人者自不過求求而不遂始有怨

知新

節曰孔安國作不曰如之何句如之何者小頓吾未
如之何也已矣解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
是何也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告亦無如之何也

論語

節君子王陽明曰稱字作上聲讀此名不稱實如聲聞

過憤君子耻之意亦妙使習錄

朱子尊曰魯論
小慧讀卷乃惠
經義

李商黎曰沒世猶云至死耳疾即自愧作之意新

日錄

顧武曰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

馮厚齋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四書大

書卷引曰疾自疾也厚齋之說不必用

節

毀譽只是毀譽也不必為損其真過其實解

仲尼弟子列傳大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

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集註蓋本此

毛奇齡曰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告于人何毀譽哉

將欲譽之必先試之包咸曰凡有所譽輒試以事

不虛譽而已也是何也則以此民也夏毀迄周凡

三代矣其所以直道不回行之至今者正以舉賢

無何私也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

而行也稽求

節吾猶蔡清曰春秋桓十四年書曰夏丑此傳疑也所

謂及史之缺文也過舊館人之喪脫驂以贈之所謂

有馬而借人乘四書

包咸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便乘習之論語

何子瞻曰闕文西涯兼其事其文言之義門讀

節君子里侃曰君子之道深遠不與凡人可知故云不

可小知也德能深潤物、受之深故云而可大受

也論語義疏

當仁倉山居士曰青溪先生當仁不讓於師字作

衆字解以為懷古不知說本賈逵並非杜撰隨園詩話

君子韓退之曰諒當為讓字之誤也上文云當仁不

讓於師仲尼慮弟子未曉故復云云而不讓謂仁

人正直不讓於師耳孔說加一小字為小信妄就

其義失之矣論語筆解

有教類貴賤老幼氣質習俗之類皆是也不必指惡

一邊

道不監鐵論引此相為作相典

辭達皇侃曰言語之法使辭足宜達其事而已不須

美奇其言以過事實也論語義疏

李南黎曰辭字該得廣凡載藉之記述君余之出

納陳交之聘問皆辭也知新錄

閻若璩曰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

達美之至也世皆不知辭達而已矣出於此李騰

芳辭達而已矣文云役于夫然慮而一語忽得其

樂可以忘憂若萬變盈前而毫髮有礙其憂甚於

廢食固屬名言而金正希徑引入古文中亦僅見

四書釋地

師冕與師言之道與六字為一句是也或為二句非

李高黎曰子張意以師冕既自有相矣而夫子又

為之歷歷與言委曲周詳若有加於常禮之外者

故曰道欲疑其於斯道當然之外加一分也殊不知

聖人有是哀矜之念不容過於中則自有是不

容已之禮以相之如是而適合於道而初非作意

為之而有加於斯道之外也知新錄

夏古泐曰固字好看蓋聖人之於人亦盡其固然

者而非有所假也上

季氏篇

季氏曰季氏里侃謂丹有告孔子之辭

論語義疏

夫舍曰欲之即指上節夫子欲之

有國至不安三句是古語蓋均已下三句夫子親詞

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

離折論語集解

慶肇曰陽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兒於檻也伐顓

臾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櫝中也論語義疏

焦海園曰此季氏不是桓子定公五年陽貨囚桓

公丹有年十八未曾任哀公十一年終為季氏宰

伐顓臾必是康子矣知新錄

之鄭玄曰爵祿不從君出論語集解

朱希尊曰
鄭本內作
封內

侍於節
朱彝尊曰
魯論謂之
蹠蹠乃
假經考

三戒 湛且泉曰三戒持其志使無暴其氣也孟子之

養氣之學其本諸此矣知新日錄

生而游立軒曰此章還至人品言若至氣質言非聖

人所以激發學者之意未子小註可見

九思 王應麟曰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吳筠心目論

以動神者心亂心在目陰符經心生于物死于物

机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

不孔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亦此意也

因學紀聞

師說曰次節似夷齊一流人物隱居求志如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求仁而得仁是也行義達道如孤

竹之讓首陽之餓以扶持綱常是也

齊景景葛屺瞻曰程子以誠不二句常移置其斯之謂

典上但篇章相隔甚遠安知其從此脫去恐非闕疑

之旨據愚見其刻之謂典自可解釋觀齊景公上無

子曰二字分明典上合為一章乃引夷齊以証求志

達道者先從見善兩句說起他潔身誠得然只了自

己未足為難故謂所見典所聞相合若隱居求志行

義達道是以一身之潔而培植宇宙間莫大綱常乃

為難得故謂所見未能如其所聞以夷齊合看隱居

○後漢書
論曰
其情○
海○
下惠○
蓋○

是隱於首陽求志是返求其志而寄慨於神農虞夏
之歸即不降其志者行義是行其冠地履不可倒置
之義達道是直達其所守之道寧甘餓死而不移即
叩馬之諫大公亦以義士目之可見下引景公之富
而無稱以形起夷齊之餓而有述惟夷齊至今見稱
所以這言熱夫子得聞然世多齊景之湮沒而能為
夷齊者寥寥故未見其人也其斯之謂與即指求志
若終身也非饑餓也死也莊子史記書餓死非知

皆重在下節

夷齊者知新日錄○分類杜詩集註曰絕粒曰餓亦不食錄曰餓若曰伯夷叔齊餓首陽之

蓋到于今稱之夷齊未曾死也四書終犀解

陳元第異聞非疑陰厚其子之謂者子亦字知獨伯魚第蔡清曰此章亦未見得是正嫡姜文名分只是

申古制諸侯之妻稱謂之法耳必有為而言四書蒙引

蔡清曰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猶言主夫人也此君字
與小國之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戰國所謂君王
后者正是此義四書蒙引

焦狗園曰當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以妾為夫人如春秋所書風氏羸氏之類是也夫子有正名定分之志故以古禮示人知新錄邢昺曰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休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扶成人君之德論語正義

論語說部

陽貨

陽貨毛奇齡曰明儒郝京山有云前兩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為問答以斷為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藉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藉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問戎智者問乎曰未能皆張良自為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漢王輒食吐哺以下總是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總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千年

朱彝尊曰
歸作饋
有此說

夢々一旦喚醒可為極快稽求篇○案知新日錄徐

韓退之曰時當為待古音亦作峙南人音作遲其

實待為得論語筆解

性相顧冬武曰性之一字始見於尚書曰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恆即相近之義相迥迥近於善也相

遠遠於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日知錄

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

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

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

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即為

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即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

一也日知錄

解之皇侃曰一云謂孔子入武城聞子游身自絃歌

以教民也論語疏

蔡清曰絃歌相連字歌必叶於絃歌如是絃亦如

是四書蒙別

曰城以武名用武之地細蒲曰莞小而柔也

四書解

何此膽曰私箋云道字不專指禮樂按率性謂道
禮樂所以養其德性故學道者必由之

義門讀書記

公第

東周周東遷洛邑故曰東周或謂魯在周之東

故云爾

四書大全輔慶源

然則可言周東

程子曰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叛人逆黨而召

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

而不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

四書大全

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

論語集解

趙翼曰史記公山不如本之左傳小司馬註引鄒

氏曰狃一作蹂論語作弗擾是論語之公山弗擾

即左傳之公山不狃也左傳定公五年季桓子行

野公山不狃為費宰出勞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

梁懷弗敬不狃乃啖陽虎逐之是時不狃但怒懷

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極公山不狃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八叔仲志

又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

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

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謹陽關以叛

季寤亦逃而出是時不狃雖有異志然但陰搆陽

虎發難而已實坐觀成敗於旁故事發之後陽虎

季寤皆逃而不徂安然無恙蓋反秋未露也則不
得謂之以費叛也至其以費叛之歲則在定公十
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郟叔孫先墮郟季孫
將墮費於是不徂及公孫輒師費人以襲魯公共
三子入於季氏豈武子之臺費人攻之費克仲尼
命申句須樂頡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不徂及輒奔齊遂墮費此則不徂之以費叛也
而是時孔子已為司寇方助公使申句須等伐而
逐之豈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記徒以論語有孔子
欲徂之語遂以其事附會在定公八年陽虎作亂

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客或有之然不得謂
之以費叛而召也既叛以後則孔子方為司寇斷
無召而欲徂之事也世人讀論語童而習之遂深
信不疑而不復參考左傳其亦陋矣正鑿震澤長
語又謂不徂以費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
徂安知不欲因之以張公室因別不徂與叔孫輒
奔吳輒勸吳伐魯不徂責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國
可見其心尚欲効忠者以見孔子欲徂之故此亦
曲為之說子路之墮費正欲張公室而不徂即據
子路之墮費正欲張公室而不徂即據城以抗此

尚可謂非叛魯乎蓋徒以其在吳時有不忘故國之語而臆度之實未嘗核對左傳年月而推此事之安也戰國及漢初人書所載孔子遺言軼事甚多論語所記本亦同此記載之類齊魯諸儒討論而定始謂之論語者聖人之遺論語者諸儒之討論也於雜記聖人言行真偽錯雜中取其純粹以成此書固見其有識然安必無一二溫故者固未可以其載在論語而逐一信以為實事也莊子盜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其幣夫陳恒弑君孔子方請討豈有受幣之理而記載尚有

如此者論語公山不擾章亦類是

該餘叢考

俞大父曰此章先儒解之不甚詳蓋費乃季氏之邑不狃不得志于季氏與陽虎謀去三桓不克而畔夫謀去三桓不克而畔則畔季氏非畔魯也故史記世家曰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况孔子亦素有惡三桓之意其為大司寇橫行相事定公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隨費隨邠隨邠則不狃之以費畔或疑與孔子之意合是以欲往也厥後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吳為邾故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逼

讎國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自定至哀隔二世自定九年至哀八年吳將伐魯隔十有五年不狃之去魯久矣尚春々于魯如此則不狃非持不畔魯且忠干魯者也特子路求知不狃之心耳然孔子始雖欲往而終亦不往者豈以不狃以輕怒使陽虎逐仲懷其所守不固邪佩韋存輯聞

子張

皇侃引一說曰人任人思任其事故不見臆也

佛

為不善者者字作處看

論語疏

毛奇齡曰天下無植物而能飲能食者匏卽瓠也然而瓠甘而匏苦埤雅云匏苦瓠甘甘可食苦不可食故匏之為物但可繫之以渡水而不足食者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稽求篇○楊升菴升集有說與此同

徐岩泉曰此必夫子因偶見匏瓜而云然如指其掌之意就所見論卽詩人因物起興之意知新錄

皇侃引一說曰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為人所用豈得如匏瓜係大而不可食耶論語

由也補韻曰紋刺也人而為直不以礼節則紋刺人

義疏

之非

陳用之曰信直勇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仁知

使之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四書大全

第小子孔安國曰典引警連類也又曰群居相切磋也

又曰怨刺上政也集論語

鄭玄曰觀觀風俗之盛衰也上全

子謂蔡清曰此為字畫指誦詩正典孟子高叟之為

詩也同四書蒙引

林希元曰牆面正面對牆而立也曰正牆面倒用耳

四書存疑

閻若璩曰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是南國諸侯

之謂此論發自程大昌大昌平生論多異此却正

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相承以為正風實雜有

淫奔之詩若野死齋雜有東遷以後或王風或奇

風若何彼禮矣是此論發自王栢栢為朱子三傳

弟子却不苟同者竊以程氏人尚有從者而王氏

則知之亦鮮噫要當俟諸百世後之聖耳四書釋地

第色厲內荏所謂鼠竊狗盜之勇

第鄉原高中玄曰鄉原德之賊也只是一鄉稱原人而

已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聞

然媚世喪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蓋似是而非也故曰德之賊若是鄙俗之人則人方
鄙棄之矣何能亂德知錄

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
之是賊亂德者也論語集解

何晏引一說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
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上全

韓退之曰向類內原類原字之誤也古文向內原
柔後人遂誤內柔為鄉原足以以明矣論語集解

第道聽皇侃曰聽之於道路道路仍即為人傳說必多

第鄙夫論語集解 沈作哲曰東坡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予

觀退之王秉福得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

之以濟其生之欲者古本必如此簡此說極是也案

家語引此作患弗得之潛夫論引此作患不得之是

亦可証 何晏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論語集解

胡氏曰患得之語急而文省耳四書大全

巧言 皇疏本無此章

朱翰尊曰魯
論古之於也廉
讀廉為貶

先禮尊曰
魯論天何
哉讀天為
天經考

予欲徐岩泉曰道不在言夫子默而識之一句殆盡

云云夫子不得已而有言六經之本皆具在人心

聖學只存心便了日用動靜皆心之活潑妙處無

非性與天道經文特其記藉耳知新錄

孺悲蔡清曰將命者出戶其當時下就取瑟使歌聲

徹於外為孺悲所聞耳四書蒙引○何晏集解為使

氏亦如此者蒙引

皇侃曰將命者謂孺悲所使之人也論語義疏

何杞瞻曰士相見見疏云得通孺悲欲見孔子不

曰紹介故孔子辭以疾義門讀書記

節我節日期已久矣期是期限非謂期服已甚也期

可已矣亦謂期限當可也已矣是詔詞舊穀既沒新

既升則適是周年但直紀本文期字為周年則文理

欠順耳

一說有三年之憂有字上似脫不字

皇侃曰所以一年必改火者人若依時而食其火

則得氣又宜令人無災厲也論語義疏

獲學稼曰鑽燧改火四時而五本蓋先王取火法

五行也春屬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主火夏厲

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厲上桑柘色

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屬金槐擅色白以象金也
金生水冬屬水柞猶色玄以象木也四時平分而
土位在中官寄時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
令於仲夏之後則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也愚謂
一歲統之為四時分之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上
分王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一日
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為三百六十日而成一歲
乃所鑽水色各從其時也火久有毒故四時改火
堅瓠續集

閻若璩曰徐方廣此節文結尾云噫吾由是而知

縱有大無道之輩不能勝天下之安之者直說到

楚大子高臣曰能一輩人上四書釋地

賜也 皇侃曰訐謂面發人之陰私也人生為直當自

已不犯觸他人則乃是善若對面發人陰私欲成

已直者亦子貢所憎惡也論語義疏

朱彝尊曰魯論而室者讀室為室經考
又曰鄭本微作絞上

論語說郛

微子

微子

焦漪國曰三臣行事不同如比干之死其心緒固是暴白於天下后世若微子之去迹似悞禍箕子之奴跡如怕死恐昧者不無遺論故夫子原其心而揔斷之以仁仁者心之理也去者奴者其死者行雖不同俱是懇惻悟君真誠愛國而合乎理之當然其無愧於心一也

知錄

事而遂行

奇

景藤原佐曰孔子言吾年老力衰不能用季孟之

張公亮曰待以爵祿言二曰字皆景公群臣擬議之詞四書揚明

齊人

閻若璩曰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註絃云歸如

字一作饋按歸如字解則云入也還也杜預解歸

者不之辭此於蒸豚女樂何涉而下此字平自

當作饋孟子書正作饋孔子世家作遺魯君女樂

文馬饋餉也遺餽贈也康成註以物有所餽遺賈

公彥釋此是將物與人故羣天下童而習之時

皆讀作遺訓話不精於此又可見云釋四書地

楚狂

楚狂不知其姓名蓋楚人佯狂不仕故人提為

朱彞尊曰鄭本歸作饋

號如晨門荷蕢之類梅輿接孔子之輿也

或以接輿為號者非

皇侃曰接輿楚楚人也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

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為楚狂也

論語義疏○邢昺論語正義

皇甫謚高士傳亦如此解

又曰已而者言今世亂已甚也

全上○案甚字似貼本大已而之已

解字

閻若璩曰詩本旨曰凡詩中詔助之辭皆以上文

一字為韻如今也之只矣而哉止思我斯且忌猗

之類皆不入韻余謂亦有以今為韻者如鳳兮鳳

兮共下衰追韻是又曰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為

一音余謂故下已殆二字與上衰追韻且即謂目
而殆而二而字通與上今衰追已殆為一韻亦無
不可此古人韻而又韻之法也或問亦見諸三百
篇若余曰齊風南山篇崔綏歸歸懷為韻即謂歸
止懷止字通與上崔綏等為一韻陳風墓門篇已
矣與上新知韻即謂斧以斯之國人知之之二之字
通與斯知等為一韻亦無不可前輩有言當知古
人詩無處無韻不必以後五言詩兩句一韻法求

之四書釋地 執與當作執與字之誤集注從邢疏○又漢秦

風六轡在千衛風執轡如組是其證也皇侃要疏曰

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為御御者執與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孔子時執轡故長沮問子路曰失在車中執轡者是為誰子乎

合喙曰沮者止而不出長沮長於沮也溺者沈而不返策溺策於溺也想是失其姓名記者因其人之實以名之與楚狂大人一樣

吳氏曰按輿言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四書大全

閻若璩曰水經注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策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如註

宜採入

四書釋地○尸子曰楚狂接輿耕于方城

子路顧麟士曰韻會小補云蓀芸草器蓀本從草不

從竹且下有植杖而芸語想必是起初掛蓀于杖荷

之而行與子路語畢植杖田中取蓀而芸也

四書正解

至則行孔安國作獨丈人出行不在集論子路曰鄭

玄作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

全上○皇侃義疏曰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

也此說可從集注福州寫本有反子二字似是而非

皇侃曰拱沓于也子路末知所以答故沓于而倚

立以觀丈人之芸也

論語要義

逸民高中玄曰逸散也亦安也猶俗所謂自在人也

逸民超然物外無拘繫之散人不在常格中者也鄭

車曰以逸字作隱逸解不知柙下惠何曾專至於隱高中玄解逸字甚是○知新日錄

毛奇齡曰據史記太伯仲雍皆太王之子王季之兄

也以避季歷故同奔荆蠻太伯自立為吳太伯而太

伯無子仲雍繼立即為吳仲雍三傳至周章是時武

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

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而漢書忠

亦云武王克殷後因封周章弟中于河北之虞

自洋中

仲古通字猶仲春稱則虞仲初本名仲而以其封虞

名虞仲蓋周章之弟仲雍之曾孫也

稽求篇

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
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已合周也論語義疏○王應麟因學紀聞邢昺

論語正義亦有此說

金仁山曰按夷逸不知何人說者以為虞仲隱逸
於夷故曰虞仲夷逸四書通義

黃葵峯曰上有子曰二字則柙下惠少連降志辱
身者人謂之也中倫中慮則夫子論斷之也謂虞
仲夷逸隱居放言亦人謂之也中清中權亦夫子

斷之也

知新日錄

顧冬武曰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曰吳荆蠻義

之從而歸之于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
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
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
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矣因而封之乃封
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
侯按此則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
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
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
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
也卽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

朱彝尊曰
鄭本朱張
作休張陸
留及經考

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
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

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錄日知

大師吳孫右曰去此之彼為適是避地者一往不返

為入是避世者四書正解

周公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論語集解

孫綽曰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所親使魯

公崇至公也論語疏

韓退之曰施當為弛言不弛慢所親近賢人論語華解

趙翼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畿傳作怨何

不以謂致怨於不周也該餘叢考

周有楊升庵曰隨音馱駟音窩一韻也升庵外集

皇侃曰舊云周世有一母身四乳而生於此八子

八子並賢故記錄之也侃按師說曰非謂一人四

乳乳猶俱生也有一母四過生生輒雙二子四生

故八子也論語疏

毛奇齡曰晉語胥臣謂晉文曰文王即位詢于八

虞賈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論語十六字為註

此庶外傳之有徵者稽求篇

又曰一母四乳則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四

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與周也此或
當時去古未遠師承有據之言上全

朱子曰 此言周之盛也 周之盛也 故能得八男皆君子 雄俊也 此天之所以與周也 此或當時去古未遠 師承有據之言 上全

論語說部

子張

子夏 王陽明曰子夏是言小子之變子張是言成人

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知新錄

雖小致遠謂極其道之遠泥是拘泥之泥謂陷溺也

子夏 日知其所亡即是知新月無忘其所能即是温

故

君子 顧太武曰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

曰非孔穎達洪範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朱彝尊曰鄭本厲已讀為賴云恃賴也

錄日知



大德大德上賢以上自然不踰閑也小德中賢以下
出入猶得失也皇侃義疏曰中賢以下其德不能
恒全有時蹇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
可字有成之意疑下脫一字

韓退之曰大德聖人也言學者之於聖人不可踰
過其門闕爾小德賢人也尚可出入窺見其奧也

論語
華解

雙峰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因
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既立而小
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已文道
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四書大全○
蒙引曰

饒氏說
至言也

子游師曰倦是傳字之謬

蔡清曰區猶類也四書蒙引○通義金仁山曰區字
以品類當品類也如區分區畫皆
是

原齊馮氏曰區丘域也別分也古者以園圃毓草
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
相陵躐四書
大全

毛奇齡曰倦即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
物蓋傳者傳也舊以兩行言繒帛分持其一凡出
入關者必合之乃得過因謂之傳而其後或用榮

刻木為合符史稱傳信為符信是也券者契也以木牘為要約之書用力剖之屈曲犬牙分持其一以為信韓子所謂宋人得遺契而數其齒是也是傳典券皆彼此授受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券即傳也說文徐註曰今用傳字無復作券可驗也倦即券也用禮考一記輔人左不券後鄭註謂券字即今倦字可驗也稽求篇

子夏焦漪園曰優者無困于心而自得之謂知新此說是不心為暇日解

子游致哀喪禮之本自木而推之則許多節文在此內何有簡畧之弊

曾子堂堂是升堂之堂毛奇齡曰堂堂夸大之稱惟夸大不親切故難並為仁稽求篇此說為得

曾子皇本是難能也之無能字曰人子為孝皆以愛敬而為體而孟莊子為孝非唯愛敬之外別又有

事故云其他可能也論語孟氏韓退之曰哀矜其民散之情勿喜施其刑罰是其旨矣論語

子貢張南軒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

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日累月成以至貫
盈定不猶川澤居下而衆水歸之乎四書大全南軒加一
始字九妙不然則子貢似為紂分疎

蔡謨曰聖人之化曰群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
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
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
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若如蔡謨意是天下
惡人皆助紂為惡故夫天下耳若直置一紂則不
能如此甚也論語
何此膽曰甚多也公年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

其甚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毛門讀書記

子貢人皆仰之謂不累德也

鄭申甫曰識字如字不音志即曉暢解悟之謂

知新錄

師曰是時魯蓋欲用夫子而議及武叔武叔嘗

忌夫子故阻之謂用仲尼不如用子貢子貢乃賢於

仲尼景伯亦與議故輒告之貢耳既正文語大夫於

朝五字可見此意

無以為余嘗以為為下疑脫毀一字後案為即

毀之詞以音誤不斷何是故存而說

何此膽曰邢云古人多祗同音引襄二十九年左
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祗見疏及張衡西京賦為

證義門讀

皇侃曰有識之士視觀於汝則多見汝愚闇不知

聖人之度量也論語

馮厚齊曰量謂解升合小大不同也四書

陳子皇侃曰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

論語義或然曰為字以末不善為自為也

季九我曰立之四句古有此語故曰所謂此說為得
矣且有韻叶可驗

論語說郭

堯曰

堯曰不徒曰執而曰允執是以工夫言

毛奇齡曰舊註包咸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

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集註不然四海之人困窮則

君祿亦永絕矣此以易解而實不然者尚書今文無

大禹謨咨爾舜二十二字不在尚書何篇至孔壁

書出始見其文在大禹謨且論語引書每散剖其文

聯綴數處此與孔壁大禹謨中原文大異且實非虞

書堯曰之本故包子良註雖實解而實是也集註雖

易解然未必是也。圖潛丘云四海困窮是做辭天祿永終是勉詞四海當念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雖與子良說亦稍有異見而其旨則同。蓋天祿永終則所無作永絕解者。潛丘當謂漢魏以還俱解永長與午以後始解永絕此正古今升降之辨。如金縢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詞君子以永終知敬則永終二字原非惡詞。故漢魏用經語者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祿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靈帝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凡用此語者無

不以永長為辭

稽求篇

何此膽曰有罪謂得罪於天

義門讀書記

周有大賚何晏曰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

論語集解

集註据武成非也夫鹿臺鉅橋之積虽多亦安能徧與四海哉

百姓有過孔安國曰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

書傳

師曰民食喪祭是四項事注意亦然未䟽或釋以為三項謂重民之食喪祭誤

何晏曰桀居帝臣又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

簡在大心故也

論語集解

晁公武曰皇朝王令逢原撰解遠曰篇云四海不困窮則天祿不永終矣王安石書新義取之

經義

蔡沈曰百姓有過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

經書

集傳○吳孫右

正解亦如此解

子張儼然就君子身上說

師曰有司字不可謂之惡疑是一字誤分為二字但

不可臆指其為何字或謂番字

韓退之曰猶之當為猶上也言君上吝嗇則是有

司之財而已

論語華解○解財讀為哉

不知毛奇齡曰知命即易傳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

之命若吉凶禍福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

稽求篇

三知字是真知

張英曰圍翁曰論語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考亭

註不知命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為君子

予少奉教於姚端恪公服膺斯語每遇疑難躊躇

之事輒依據此言稍有把握古人言居易以俟命

又言行法以俟命又言行法以俟命人生禍福榮

辱喪自有一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利可趨而

有趨而有不趨之利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

利害之見既除而為君子之道始出此為字甚有

力既知利害有一定則落得做好人也權勢之人

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到難於相從處亦要內不

○疑脫得字

失已果謙和以謝之宛轉以避之彼亦余數宜然
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不更烈於此也使我為州
縣官決不用官銀媚上官安知用官銀之禍不甚
於上官之失權也昔者采脂令蕭君掘李賊之祖
墳賊破京師後獲蕭君置軍中欲甘心焉挾至山
西以二十人守之蕭君夜遁後後為州守自著虎
豹餘生記其事李賊殺人數十萬究不能殺一蕭
君生死有命寧不信然即予官京師日久每見人
之數應為此官而其時本無此一缺有人焉竭力
經營幹辦停當而此人無端值之或反為此人之

所不欲且滋詬詈如此者不一而足此亦舉世之
人共知之而當局徃々迷而不悟其中之求速反
遲求得反失彼人為此人而謀此事因彼事而壞
顛倒錯亂不可究詰人能將耳目聞見之事平心
體察亦可消許多妄念也

聰訓
齊語

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
皆有仁義禮知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
無仁義禮知順善之心無仁義禮知順善之心謂
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見韓詩外傳

書影

王禮而不及於李璽王與夜不奉也以此二辭也
云云王禮而并結集也主不奉之也以此二辭也
王禮而為主是於此也首天下是也三辭也又一
禮而李璽至矣辭也李璽禮而文王也二辭也文
璽不及文王固大玉璽宗統集是楚不文大王
昌首聖璽集也此也首天下是也今辭國集也
璽曰有二辭一曰奉臥板長李璽也再文王昌
璽曰三非也地時其辭也非自三禮也三世之後而
奉自璽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尋鼎不銘其
論璽璽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

